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衛靈十五

定海黃式三學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依說文當作敶陣晉後人所作字盧氏憲明本作陣

集解孔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也俎豆禮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illegible]二陳讀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邢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illegible]孔子言足兵又言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則軍旅之事非不欲防其不虞者而衛靈公怠於禮黷于兵既失其本矣所問者陳而已亦非軍旅之本也答以俎豆見治國之本戢兵而貴禮也禮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然竊謂子之[illegible]
豆籩踐有司者事之數夫子以告衛靈者在因事[illegible]
衛靈昧道棄禮終無改釋之
心雖聖人末如之何也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發微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
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孔子去衛
適陳興起也

發微按史記孔子世家陳杞世家與十二諸侯年表考之孔
子仕魯司寇去適衛有公養之仕去衛將適陳過匡爲匡人
所止出匡過蒲至陳月餘卽反衛有見南子事去衛過曹適
宋有桓魋之難適鄭自鄭如陳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吳王夫
差伐陳取陳三邑時在陳湣公八年魯之哀公元年也於是
去陳過蒲爲蒲人所止出復適衛時有將適晉至河而反之
事復居衛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復如陳是年衛靈公卒明魯
之哀公二年也哀公三年在陳有聞桓僖廟災事季桓子卒

遺言召孔子不果召四年自陳如蔡五年自蔡如葉反蔡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之陳蔡合謀圍之有絕糧事時在陳湣公十三年也何解引孔注絕糧之事在陳湣公八年魯哀公元年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集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

【疏證】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發明】荀子宥坐篇載絕糧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與此經互相備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illegible]】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illegible]】識朱子訓記識之識是也何解及疏讀爲知識之識

對曰然非與

【集解】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問今不然耶

【[illegible]】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illegible]】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以一知之

【集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

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
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
之淺深又
可見矣
附案貫之貫所學之多也一者總詞綱總以貫所學之多也
聖人好古敏求觸處融貫雖多如未嘗多不彊識而无不識
由其一以貫也學者博攷遐稽識之每易於忘即能不忘而
彌苦意緒之棼者以其多也然參伍錯綜之候或分類析之
或比類合之以條目之詳而統之以綱領以綱領之統而得
先後次第之序則學之實得於心者同條共貫自無博聞强
識之苦夫子蓋以此示子貢也何氏云夫其元則眾善舉是
雖多學而皆貫者謝顯道說蓋同何一引易一引詩中庸於
此經无當也易咸之四爻所感未大必分往來之界故夫子
言同歸一致之道中庸引詩德輶如毛言化民之事輕者
疾之車班孟堅幽通賦云乃輶德而無累亦取輕疾之義也
毛旄也旄旗之總名也齒華羽旄干戚羽旄經言道作毛坊
之譬舉疾行爲斯人之標識者其如旌旗而德之遠於流行
似之詩意本如此中庸云猶有倫者言旌旗亦有聲有色者

之比也又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為至言壽化民者不假聲色以與民接也何謝談解易禮而又援證此經以明元之又元之宗旨所謂纏縛紕繆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潛夫論交際篇引此文鮮作尟按鮮為尟之假字尟尟之俗

【集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集注】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附錄】史記孔子世家引經多識章弟子列傳引在陳行章皆指為陳蔡難中之言王說本史記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亦作共又作拱

【疏】言任官得其

人故無爲而治

【集注】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餘論】治天下者數治之必有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者无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也恭己正南面者朝羣賢而治之己祗仰成也詩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何注蓋本鄭君注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書董子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功臣表表引杜業之說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治虞夏以之多羣后享拱己之治顏注引此經又薛序四曰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志吳書樓元傳引此經而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王氏宇說聞易篇曰舜有總衆之訪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

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皆此恐之證解也

子張問行

【集注】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集解】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集注】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發明】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是爲忠本其身之所建而不欺是爲信篤厚而固也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己己有忠信篤敬之實而可以行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集解】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也

【釋文】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扼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矣

【發明】立與在輿通行此言注云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以程叔子欲學者剔求參倚何事非經意也參於前皇本作參然在前疏云參猶森也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亙於己前也倚凭依也皇疏訓釋參倚之義爲是人之立凡森森於前者見之在輿則所倚惟衡亦見之而未見忠信篤敬之參倚也惟意在操存者如或見之猶之見堯於羹見堯於牆云爾呂伯恭曰此所謂誠則形也忠信篤敬誠也立與在輿有所見則形也夫子言行之道曰夫然後行見其所以行者由功無間斷積久有效非可驟致也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

譽不至則曰善無聞矣長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

子張書諸紳

[illegible]曰紳大帶

[illegible]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考證]書紳以筆書紳也易傳言書契刀栔曰契筆識曰書也禮言載筆詩言彤管爾雅言不律謂之筆魯語里革書奮筆晉語董安于士茁皆言秉筆管子言削方墨筆晏子言攝札操筆莊子言舐筆和墨是古有筆之證後人疑筆始蒙恬者以書紳爲刺文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集解]孔曰衞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

[集注]史官名魚衞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補疏]史魚本史朝之子注以史爲官名者謂以官爲氏也王引家語困誓篇文此事見賈子胎教篇韓詩保傅篇韓詩外傳七新序襍事一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集解]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集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附錄淮南子泰族訓云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說苑奉使篇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覩之黯曰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是有道則仕之事也韓詩外傳二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韓傳說發懷之行如此也春秋傳載近關再出事前儒有疑式三舊作論以破之矣論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遺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芸寫說者皆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遠夫衎弑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身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疑其不忍舊君欲與之謀弑剽也亦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慄慄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旅罰其入臣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辰韓云不與時政者是也顧霞滄大學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若莊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濟也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乎甯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遁竄勿有斷門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聞謀而去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此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旋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矣論古之士其慎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後案】此因失人失言之弊而勉以知其可與
不可與也知人之哲爲難學者不可不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害仁之仁唐石經作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仁德類皆引作人

【集解】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集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于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義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餘論】志士謂志於仁之士仁人謂全仁之人也求生害仁者求之而已生未可必且偷生而仁已害行其心之所忍生不安於死君子實見仁之重於身必至仁而心始安也程子謂充餓死不爲穿窬之心知殺身成仁之心曾子易簀而死意

皆可參悟凡以達其心之所安而已

注引程說詳見遺書孔注衍無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集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參證】利者磨厲以飾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經利作厲大夫之賢是仁之施諸政者士之仁是仁之蘊諸己者事之友之所以輔仁者在此

顏淵問爲邦

【集注】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別解】皇疏爲治也邢疏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

子曰行夏之時

【集解】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集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後案】何解以易知言失之朱子以時正令善言其義爲備斗柄以歲差而移如今正月初昏柄指丑矣注言斗柄亦失之注天開於子之文依邵堯夫說以一萬八百年之一會言亦失之也夏時對周正言孔子時之所行者周正以子月爲春正月也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後儒多申蔡說以春秋書正月爲建寅之月尤失之也先儒

駮胡蔡者曰月必冠時必冠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旣不改時月而經夫子作春秋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訓且如其說則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正月與胡氏謂夫子有行夏時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春正月無疑也以詩證之如七月述公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之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已爲用子正之始禮言仲冬作酒而詩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爲歲首而九月以後爲歲暮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箋謂十月爲陽月則以周十月爲歲暮也是周詩以子月爲春正矣以周官言之大史職曰正歲年以序事歲指夏言年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長職興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與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皆子月也以禮記證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以二至朴正月七月用周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間旱而苗稿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言苗稿言雨集是爲夏之五六月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書徵之爲夏之九十月又曰秋陽以暴之所謂秋者指夏正五六七月而言是孟子言周正也春秋左傳之文如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爲明著矣而隱公九年三月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雪也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乃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成公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大月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據夏正言克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書也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爲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有但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以酉戌月爲冬故異而誌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以子丑月爲春故異而誌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次年又齊五月大蒐於比蒲此行夏時春田之禮於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

可據者三陽之月皆可爲正皆可爲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爲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爲春正夏以人得陽照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爲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爲得宜也此耆儒顧履濬戴東原等言之詳矣或曰呂大圭以爲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方可行之是信然歟曰非也先王旣立一代之法而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殷周雖改正朔必存夏正說者以史册所書者周正民俗所用者夏正是固然矣而其實夏正之用非特民俗之語言而已周官重別歲年凌人掌冰云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承夏月而言其他祭祀田獵迎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又攷之易與書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用夏正金縢秋大熟是周用夏正易說卦傳曰兌正秋皆用夏正者也誰謂爲邦不可行夏時哉

乘殷之輅 釋文輅本亦作路段氏說文注云用輅爲路車字淺俗不足道依段說輅當作路

【疏證】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補注】商輅木輅也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發明】皇疏周制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魯用以郊天魯以周公故得郊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皇疏所言周之五輅本周官其言殷輅之三輅者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所據以爲殷制至郊特牲所言乘素車與周官所言玉路以郊不合與明堂位之言相合故鄭君皇氏以爲魯禮經文明言王禮何以知指魯鄭君謂作禮者採魯禮以說天子也李廣師謂乘玉路建太常者即道之車祭之日取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取以赴壇後儒多从之此別一說或謂周乘殷車孔子不必曰乘殷之輅而郊特牲所言斷爲殷禮然郊特牲經文明以周字貫下何以襍入殷禮三正遞用夏

時魯樂亦有韶舞周有殷輅固不足疑曰乘殷之輅者以當時殷輅有用有不用夫子欲實用之也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且飾以金玉夫子欲舍周以從殷也

服周之冕

集解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集注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徵案 包注言文而備得之冕塗蔽明黈纊蔽聽包注獨言塞耳必有黈文黈纊爲黈紞纊紞又纊纊以纊塞耳凶禮所用此亦字之沿譌已久不能改者也朱子注云五冕者周官弁師文也司服言大裘之冕袞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依鄭君注冕六而言五蓋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戴東原曰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旒是爲大

袞之冕冕服九章繡九黹謂之袞冕鷩冕服七章繡七黹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繡五黹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繡三黹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之元冕無黹是織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注云冠上有覆者指綖而言詳見麻冕章注云前後有黹據鄭君弁師注或據記言冕而并黹所以蔽明而後則無黹也注以綖塗始於黃帝而周始備儀制者望文而言注云不嫌甚費者物小則費約且五服五章本於天命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夫子言乘服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貴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脩文章者不嫌華采而後世紊亂無章之爲失也

樂則韶舞

【集解】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集注】取其盡善盡美

【發明】此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當昔董子賢良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之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數以韶樂之

盡善也㳂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旣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尙書舞干羽下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韶者箾韶卽格苗之干舞尙書言簫韶九成簫卽韶之俗字韶正字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虞樂曰箾韶是箾亦言式韶也是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箾南籥擬韶以箾舞周人重武舞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集解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後案或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

皆可改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附考】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此二說也服氏左傳注云鄭聲淫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毛公羊莊公十七年傳疏引楊氏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曰淫聲一也朱子云鄭聲鄭國之音其注詩復以鄭詩多淫辭亦舊有此說許叔重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語見樂記正義是朱子所本式三謂周末之鄭詩聲皆淫誠有之夫子刪詩必去淫者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見史記及荀子書若以鄭聲爲鄭國之聲未可厚非也

【後案】又曰韶武之舞後世猶存漢有文始五行舞五行舞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文始舞即韶舞漢高祖六年更名文始魏文帝改五行舞曰大武舞正始舞曰大韶舞北魏武帝改武舞爲章烈韶舞爲崇德然古樂如碩果孤存而淫哇之新聲盛行以未遇夫子放淫之教耳漢有河間獻王之雅樂備數而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唐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閑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漢唐如此餘復何論故曰欲復正樂當自放淫聲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集注】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後案】陳用之曰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陳說甚懷人之不知防患者患未至而以爲遠可孰知無此慮遠之慮而憂患迫近莫可解也案曾子立事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漢申屠巨鼐曰未至豫言固常爲

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集註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集解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集註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集解 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集注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餘案 過未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愧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强人遠怨之道也荀仲豫申鑒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韓子言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又言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揜以禦怨以及于難皆同此意金氏攷證云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謂此章之後德量寬宏然則善讀此者非從遠怨抑能懲忿或曰經言遠怨言心自寡怨憾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集注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發明]或以已矣二字爲句非漢語音同此家申孔注以不曰如之何絕句下如之何者略遲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句於經未順式三謂孔注當云末如之何者有竊謂已成因注本奪一末字致說家曲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集解]小慧謂小小之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集注]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發明]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徒矜自私用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俗作遜正字作愻

【古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集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illegible]】事得其宜之謂義即易所謂推行盡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也然義以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衡之始中節而不偏倚宜於今必稽于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遜濟之斷於心必協於衆也呂伯恭曰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易形圭角苟非遜以出之人必相疑也義以循條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不能堅持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呂氏謂信者不負初心之謂於遜之中須不負初心遜方無害不然則委靡不能自立之人也

說亦通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集解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

後案 皇疏病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解 疾猶病也

集注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後案 富貴榮名也不義之富貴汙名也聖賢令名也貌托乎聖賢僞名也凡經中重言名者皆嚮令名令名足以徵實惡實不至而沒世遂不稱君子所疾也韓詩外傳一曰身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並而不息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汙也外傳正言沒世之名耳王伯安有名不稱實之解別一義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皇疏】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集注】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發明】何氏以求訓責責諸己者上章躬自厚病無能下章矜而不爭皆是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集注楊說兼求名者須求己其求人也則一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解】包曰矜矜莊也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集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後案】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段氏注說文據之矜从令聲古音在真部經傳用爲矜恤者僻之假用爲矜寡者鰥之假說文矜矛柄也攷工記廬人注凡矜八觚經傳中用矜持矜式者从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夸者从矛柄取長引申之此經矜爭聯比後篇矜廉忿戾相聯比從八觚之義引申之也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者辨是非而與人競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解】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後案】服人品開言路政之大而急者也宋元祐肆選舉士吏設立十科下詔求言徧及士庶司馬氏其知此意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解】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集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聖人之無我不出於此終身之行不亦宜乎

【後案】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此言恕即絜矩之道也外傳十日吳延陵季子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言之野也延陵季子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亦行恕者之所當知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集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集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解】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集注】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餘論】人之所以致毀譽者以斯時之民可欺也夫子言此以見其不可欺斯民得好惡之公不忍沒其是非之明斯民有附和之私必力持其是非之正此夫子以直道示民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集解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集注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學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後案 依包注及皇邢疏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史掌論書名同文之治由於此而史官謹慎於六書不能識闕之以待知者不敢穿鑿附會其說或私改治之也許氏說文敘引此經而申之曰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不正二書引經皆同注疏借人者藉助於人之謂借藉也皇疏云孔子末年時有馬不調則恥言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

覆皇說是也邢疏以借人調馬爲喩詞本於筆解非也近申
集注者以此經戒人之㕘吝據包注經戒巧智穿鑿之人用
句一
類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解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注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發明小不忍集注以不決忍於慈不容忍於忿兼言之式三案賈子道術曰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忍者決絕之謂小不忍者不決絕於所慈小有慈憐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古解本如此[illegible]柔心柔俱亂之由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集解】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集注】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發明】衆不可輕違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也衆不可輕殉舊注所言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解】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集注】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發明】舊注弘訓大言周之借以義言之當爲紘之借紘本冠卷之維故廣雅云紘束也引申爲凡維束之偁人能自維束於道非道能維束乎人言此言明人之守道在自盡其能苟其不然雖有父兄師友欲以道維束之而不能也漢書禮樂

志引此經以證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又董子對策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治亂廢興在於己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稱荀文若公達之一生一歿相與宏道以救舊弊之皆當解爲維持之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注】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集注】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餘論】思凭於虛不如考人之已聞已歷者據其實也思者獨一己之謀慮不如集古聖賢之謀慮周而精也天下可疑可慮之事經傳中已析之已明籌之故夫子歎人以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集解】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餓餒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集注】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illegible]】貧富不以所謀而分則學者可以專心於道矣淺言之以示人鄭君義如此潛夫論讚學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箕子陳大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集注意正同蓋淺言之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集解】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集注】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illegible]】此章言治民之道也則以知得民以不仁失民殘刻之害得大武王踐阼記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以仁守之必及其世語意畧同司馬君實稽古錄秦論以知及仁不能守指廣秦之所以失天下是得之失之言得民失民也包注治官當作治民爲爲是朱子注學政分說未必然李安溪云此章專爲治民者發趙鹿泉謂章內十一之字皆以民言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集解】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集注】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集解】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集注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困勉錄動不以禮失先王之品節制度未見其能中正也以漢文帝之知之仁之莊而賈子治安策極言其禮教未興之弊可以驗矣朱子注直言仁與言禮故注有小疵小節之說式三謂仁以儀恭言知及莊涖與動以禮皆相輔而行朱子有仁包四德之訓於此意不能通也

三○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集解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翼注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陋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按]君子大受則修齊治平體用合一而王化行矣小人小知則吏事文章各盡專長而羣策畢舉矣臣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自程子有讀書體認歸己之說而說經家往往以論觀人論治人者皆指爲聖人勸學者修己之言如此非發諸章甚也此章朱子已發王之詳見或問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解]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蹈水火或時殺人仁未嘗殺人

[集註]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發明】此言治民者當以仁為教也生生之謂仁民所以遂其生者在恩義之相聯故仁勝於水火之養生也水火能養民亦能殺民若得天地生生之心以為心人與人相濟己先引援之彼先則推之登和親康樂之書見天折戕生之禍甚三未見蹈仁而死死謂天折也箋家引王幡[illegible]說甚于水火以為之遠仁言欲民或失身於水火不見殺身以成仁者此別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解】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集注】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

【發明】人情於行仁之事毋有所讓而不為此言師無所讓甚言其不得遜讓而行之宜急或曰師衆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解】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集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疏】此言君子之危行孫言也貞信也諒者言之信也君子
行孝必守道之正而言之信有時不拘守也昭公七年左傳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杜注引此文邢疏據段受晉邑卒而歸
之是正也知宜予歸之而言與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
爲證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曰貞而不諒薛方近
之顏注薛方志避亂朝觥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
【補疏】又曰夫子之論曰言忠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曰友
諒此云不諒非廢諒也時可言而言之謂亦貞也時不可言
而不言不諒亦不失爲貞耳易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四德者
在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禮義信不及智者四德以智爲
用猶土之在中央貞而不諒猶入守信而運之以智智度其
事之大小輕重時之否泰離通守信在身心而不妄言可或
曰易之四德以貞屬智先儒之論甚詳何爲以貞屬信子曰
在易屯言小貞吉大貞凶无妄言可貞節言不可貞恆言端
人貞吉夫子闡義其言貞凶貞厲貞吝者又多必以貞爲信
易義始通中庸鄭君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易文言傳正
義亦依鄭君說且云行此四事並資於智文中子中說問易
篇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晉氏中壘鍊書下或

謂聖人所以爲賢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解 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集注 後與後獲之後所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集解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集注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後案 君師父兄皆教也不教之與不受教皆無教也不肖者名爲人而別爲一類也必有教乃無別爲一類之人化於善

也此經重言教也注重言性式三謂性與教不可判也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性成善在教也注於首篇言復初此言復性善意謂仁義禮智失之必復之猶經言復禮耳戴東原曰人之形體資於飲食之養始於幼小終于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始乎蒙昧終乎聖智亦非復其初是以孟子貴擴充不言復初也阮雲臺曰李習之言性以靜而逦照物來皆應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滌寂釋典有云佛彌嗜欲習慮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後儒論性者異於聖教二說宜參玩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集解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後案 君子與君子有時意見不同而卒能相謀者其道同也此言道不同指異端小人之賊道者注舉甚也或援則召不

禮以禮失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朱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餘論】辭何達何達者辭其旨而不塞、通其意而不滯也、已、足也、止也、蓋辭者能達而無遺憾、取辭者得達已足、毋他求也。辭莫貴乎達、亦莫難於達、枯者不達、麗者亦未必達矣、故辭重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集解】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某在斯某在斯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朱注】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集注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集解馬曰相導也

集注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補疏禮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鄭康成注曰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下即引此經以證式三謂冕瞽者體其意之所欲知斯君說是也

受業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季氏十六

定海黃式三學

季氏將伐顓臾

【集解】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集注】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後案】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皡伏犧四國伏犧之後故主其祀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集解】孔曰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

[集注]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

[集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後案]孔注云教之非也不必教之已可責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集解]孔曰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集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

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後案 注以東蒙爲蒙山是謝書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之即此山也邢疏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閻百詩據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山下以証其爲一山胡朏明曰齊乘云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八十里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譌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當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者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君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君意以周法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無附庸故詩閟宮特言錫之其附庸兼有四

箺總之得二十四同郎在七百里邦域之內與此孔注相合也孔云屬魯爲社稷之臣者據詩閟宮箋云周法諸侯附庸不得專臣魯得專統非常異數故特言錫之然則顓臾臣魯由先王之命孔說相合詩正義謂顓臾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邢疏謂顓臾本不爲魯臣者殊之世陵弱暴寡屬魯爲臣非舊義也趙鹿泉曰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邾以進稅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集解】孔曰歸咎於季氏

【集注】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集解】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

【釋文】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後案】止去位也對就言之也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顛言諫諍也荀仲豫申鑒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然則陳力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辭而去也周任馬注云古良史時世未可攷書般庚遲任是一是二未可知左傳隱六年昭五年兩引其言則古之立言不朽者也相即下相夫子之相集注謂贊者之相案相字从目本取審視之義輔相相贊一義之引申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漢書文三王傳柙作匣櫝作匵匣同聲匵同義

【集解】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集注】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後案】皇疏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柙也伐顓臾於邦域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式三謂虎兕喻季氏龜玉喻顓臾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集解】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

【集注】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後案】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集解】孔曰疾夫如女之言也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集注】欲之謂貪其利

【後案】孔注讀疾夫爲句夫猶彼也凡經傳言若夫者猶若彼荀子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夫一猶彼一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集解】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集注】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于遠

【[illegible]】自有國有家至既來之則安之皆古語也均和安爲文德遠人以懷德而來來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集解】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櫓也戈戟也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illegible]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干櫓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illegible]依趙鹿泉說遠人不服言遠于顓臾而不爲社稷臣者也邦分崩離析言公室四分也與上遠人皆推廣言之謀動干戈言伐顓臾也蕭在蕭牆內朱子說爲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集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矣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周曰陪重也謂家臣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集注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後案 馮山公曰不言禮樂征伐与陪臣出而曰執國命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房主第相鬨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春秋之淡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叛不書第書國費盜竊而已畧家臣也畧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集解 孔曰制之由君

集注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集解】孔曰無所非議【疏】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漢書劉向傳注世作君無故夫之夫字】

【集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爲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孔曰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疏】旨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

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
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
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
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
上則無以令於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illegible]〕蘇公公室節詩以創齋蘇言朱子以政言二說相足四
世孔注指文武悼平朱子指武悼平桓二說不同近馬山公
趙惪泉以文武平桓爲四世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
昭公外於季氏出君之由史墨對曰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皆
言宣公始失國權季文子繼遂專政也又昭公二十五年傳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
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
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據趙
據二傳文及注疏云四公加定而言五平子加桓而言四故
不數悼而
增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集解】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面柔也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集注】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後案】友直則聞其過而取法其直亦消阿曲之私友諒則進於誠復免欺詐之危友多聞則自形偏陋而不敢恃其習得備訪問而不至疑其疑故進于明也便辟之辟馬氏讀爲避鄭君讀爲譬謂巧爲譬喩班固漢書佞幸傳贊又讀爲便嬖公羊傳定公四年疏云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此又一說式三謂便辟者習慣其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

恭也善柔馬注云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謂
文作諞佞鄭君讀辯辯諞義同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集解】樂節禮樂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孔曰驕樂恃尊貴以自恣也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集註】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發明】樂節禮樂謂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書貢禹傳引此經云放古以自節是也樂驕樂樂驕肆之樂也集解爲是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樂言燕私之樂也驕樂宴樂來各反餘八樂字讀五孝反古祇作一音讀無

孔分別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依說文作趮，釋文曰魯讀躁為傲，荀子勸學作敖，正入魯讀。

【集解】孔曰：愆，過也。隱匿不盡情實也。鄭曰：躁，不安靜也。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集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後案】說文：侍，承也。段注：凡言侍者，皆恭敬承奉之義。然則知三愆而慎之，乃所以盡侍之道也。隱，孔注以為不盡情實者，周官人云：慮誠不足，佯為不言，問則不對，佯為不窮，亦其一也。周注逆先意語，常作逆意先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鬭，遇也，从斲聲，鬥為正字。

一見說
文

集解孔曰
得貪得

集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發明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性之善心知之正也血氣之粗駁者君子不敢藉口於性而必戒之也血氣中有嗜欲好色好鬭好得因之以生然汚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凡人猶明於此君子亦以爭鬭擴充其心知之正而已或曰血氣之駁至好色好鬭好得將謂斯人血氣之軀與物無異歟曰非也好色好鬭好得血氣之軀之駁氣足以動志者也洪範云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血氣之軀之正也曰思睿則心知之正也於人心未爲習俗所累之時而觀瞽父哲

疑聖之本然可見有物有則而與物迥異矣或曰信如是人之血氣有偏有正其性兼善惡之謂乎曰孟子道性善而云味色聲臭安佚性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揚子脩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論衡本性篇云周世子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申鑒雜言下引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宋程朱二子遵孟子而言性善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孟子論理不論氣論性不備然則合一身血氣之粗歧者以言性諸書之言固可擇取互證以通其說也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集注】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

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義疏】皇疏天命謂作善降百福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中說立命篇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皇疏中說固一義也式三謂天有禍善禍淫之道立命者不敢慢天有窮通得失之數安命者不敢違天有仁禮義信智之性承命者不敢棄此明乎天命之原而盡性至命者也大人皇疏云居位爲君者也畏大人者尊國家也崇祿敬也畏聖人之言者言遠大而不易及言切近而不可越也集注畏嚴憚之意禮曲禮注心服曰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解】恢疏故不知畏也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集注】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

與之有

後案 史記伯夷列傳言伯夷餓死顏子蚤夭盜跖以壽終索隱曰天道元遠聽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何解云恢恢疏正同固一義也式三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以一二事窺測天道此不知天人感通之故也秉彝懿德之原樂天受命之道皆小人所不知也身受國恩而忘其所自身背國憲而以爲可奔逃故狎大人也於聖人之言既不知其遠大之實而又以淺訓爲不必盡拘故侮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集解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

集注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惟

君子惟學之爲貴困

而不學然後爲下

【衍義】皇疏困而學之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朱子於困學恐闕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困而不學

自暴自棄之人未可歸咎氣質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思汲古閣本於此章作思俗作思）

【衍義】視有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衍義】或問許平仲心中思慮多柰何答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式三謂君子九思日用內迭起循生無動靜無內外而必省察之以求其當正如許氏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集解】孔曰探湯喻去惡疾也

【集注】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發明】漢書劉向傳注云探湯言其除讒無所避杜周傳注云言至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二說雖異其以爲惡惡則一也張子韶絶句云試問何如是探湯警其漸入久无傷願於不善乃如斯誠恐斯人未不剛所以如探湯爲漸入惡矣則一說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發明】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不見又不幸而早歿故夫子云然

【餘論】依近解微身之學不關時遇若天民之學大而達道又關時運故一見一未見也依張子都說則歎人不置於刺惡之語不踐於勤善之辭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集解】孔曰千駟四千匹

【集注】駟四馬也

【餘論】而猶以也見王氏釋詞此言景公不爲民無以德稱也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集解】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集注】首陽山名

【餘論】夷齊之餓守義而不食周粟也韓子曰武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孤竹之封也權衡於父子單國之間而單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閒而君臣爲重若曰商之民猶受虐於商夷齊以

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衆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歎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此經說也近俞長城言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亦說之不可據也首陽山據馬注在河東蒲坂縣即禹貢之雷首山也寰宇記曰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即此王氏困學紀聞曰石曼卿詩恥生湯武干戈日甯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曾子制言篇云夷齊死于溝澮之閒其仁名成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閒王氏亦引之爲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注既引此經馬注又言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目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山是也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各不同又史記伯夷列傳正義所錄亦如是

其斯之謂與

【集解】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集疏 胡氏曰昆子以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附錄 王注以斯指德古說也蔡氏集說以此與上見善二節當合為一章賓畧如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猶未及見也田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見其惡而猶嘗試之如湯熱而探之也夷齊遜國以求其志於馬而諫以達其道也翟晴江解蔡說之有功聖經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集解 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集註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附錄 此子禽欲於緊所聞之外求一捷獲之術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晉鯉退而學詩皇本不上有曰字

[illegible]孔曰獨立謂孔子

[illegible]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皇本不上有曰字

[illegible]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illegible]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illegible]二者之聞在於獨立明聖人家學之授不外於是不必去此而求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集注】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後案】聆此言而知宜學故曰聞詩聞禮非此未聞也又以為遠其子者疑聖人必有不傳之祕特未嘗傳子也後儒合經文正訓而求聖人不傳之祕正與子禽同惑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解】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集注】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後案】禮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名不可不正

受業王子謨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陽貨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集注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後案歸鄭君本作饋古字通時鄭解云當爲待時待古聲相近塗作途見釋文案說文無塗途字古用涂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集解】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日月逝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者也言將仕以順辭免害也

【集注】懷寶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

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發明】來予與爾言至歲不我與兩問兩荅皆陽貨語郝仲輿有此說觀下有孔子曰三字郝說爲是夫子之不絕陽貨與見南子同往拜之遜荅之而在己無干求之心白豈以涅而緇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集解】孔曰君子慎所習

【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發明】性从心从生天之生人賦以五行之秀氣而有其性性者心知之正也口味目色耳聲鼻臭四肢安佚孟子以此爲

血氣之粗駁而君子不謂之性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貌恭言從視明聽聰類心知以運之此論性之善必傳指心知之正也人之心有上知有下愚中人亦有知愚之判夫子言相近孟子言性善何也曰污者能言廉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習已慝而心猶知善矣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靜言性者荀子所謂不以夢劇亂智謂之靜也人於此心未有貪污忿爭之先以觀此心之正而性善不可見乎好善惡惡智愚所同智者多明少昧愚者昧多明少致曲能誠皆可以至於聖人是中人之性不能如上智者無待於擴充亦非如下愚之不能擴充故曰近曰善也習相遠者習之善則有以擴充其善端上焉者至於聖人中焉者學各得性之所近亦不失爲賢人習不善則汩其正氣轉以氣質之粗駁者爲之主隨駁氣之所偏重而所習積染焉久之習與性成發不及覺覺不及持時或自悔反咎賦質之不醇而性善之論不信矣韓詩外傳五曰蠶之性爲絲弗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弗覆伏孚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人性善非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外傳四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之於人

徵而著淺而固暘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董
子言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
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
性成善在習與孟子言擴充之旨相合皇鑑論大論篇曰文
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吳
書宜元六王傳說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
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尤言之
分明者矣或曰朱子之言害性者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
繼然言習何哉曰私欲之肆習誘之其節欲者所習之善能
擴充其性之善端也詩賦文辭者性之所本無强之以所本
無資鈍者雖成忠孝廉節者性之所本有導之以所本
有雖資鈍而可成然則氣稟所拘亦爲不習善者言耳
也式三又曰論性善而與心知之正則氣質之善者即性之善
也人之心爲質心之知爲氣心知之正爲性之善此非式三
一人之私言也戴東原曰古之言性不離才質不遺理義者
也孟子言天之降才言非才之辠言形色天性言平旦之氣
戴氏據此謂孟子不罪其形氣而以氣質爲惡是見其失於
中正之爲偏不見其得於中正也程子分理氣以言性云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已不是性戴氏謂如其說人生以後性在氣質中已不是善孟子乃謂斯人未生未有氣質之兼而曰性善是離人而空言理也程易疇曰以賦稟之兼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李安溪論語劄記曰孔孟所言皆人性引禽獸之性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孟子劄記又謂孟子論性固論氣質非離氣質言之是堅守程朱之學者亦不能無疑也然此亦非李氏戴氏程氏之排說也朱子門人劉季文曰既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亂其本原劉氏說以人之氣質不與物同則氣質之善者即爲性善不必別求義理之性家東發先生梁宗朱子亦謂言性者自分理氣而後學乃陰陋夫子之言式三案程子以論語之言性論氣不論理又云論氣不論理不明又云相近之性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此東發先生所謂後學陰陋夫子之言也其以孟子之言性爲不兼乎氣質又曰不論氣不備又以孟子不分理氣未能杜絕荀楊之口則又令學者陰陋孟子之言也劉念臺曰孟子言側隱羞惡辭讓是非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言性不明而因將此理別作一物視之益

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謂別有義理之性不雜於氣質藏三耳之說也合觀諸說知理氣之分非聖賢之遺訓矣或曰樂記以血氣心知言性今舍言心知之正何也曰血氣心知古人總謂之性此可明理氣之不可分矣然樂記孔正義曰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則孔氏亦以心知言性也若合血氣之粗驗以言性有善有不善義詳三戒章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集解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集注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

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後案】此與上節合言之則性有上知之不移于惡有相近之中人皆可移於惡有下愚之不能移于善漢書人表云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爲上知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亦同則下愚之與物同蠢者固在性相近之外矣然則孟子言性皆善者何也曰水性陰而有溫泉火性陽而有涼燄人性皆善而有下愚天生中人其常也生上知下愚其變也孟子道其常孔子通其變顧亭林曰人亦有生而不善者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言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或曰韓子三品之說前儒譏之而今以爲是理氣之分爲二并儒辟之而今以爲非何也曰經言相近言上知言下愚性可以三品約之也分理氣以言性者亦知理氣不可分先後矣理氣既不可分先後又安可截然爲二彼有二而一一而二之說者其所辨論祇欲分

爲二而於其合爲一者何竟不明言之邪且其分爲二也安能無理氣先後之說邪或又曰韓子之所謂下愚如越椒叔魚程子之所謂下愚者則指商辛之類二說然歟曰今人固有教之歟與方名而不知者豈可望其爲聖爲賢左傳云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彼之所謂無慧卽此之所謂下愚如越椒叔魚所習皆惡而傳所云熊狀豺聲者卽孟子所云君子不謂性者也如商辛之類後漢韓歆所謂亾國之君皆有才者左傳言商紂恃儁才而滅史記稱商辛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固非生而爲下愚矣或又曰天生商辛以滅商亀如其愚可移是天運爲無定矣曰商辛自絶於天耳果爲下愚之不移則箕子比干之欲移之者何昧昧也或又曰蔡氏以下愚爲可移而不移說同程子今以下愚爲不可移說同朱子何也曰說性者不必盡同蔡氏也亦取其說之不叛於經者而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集註 孔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疏】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弦歌也

【補】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此弦歌之聲具有平日陶淑之功卽下章之所謂道也歟　氏鶴泉說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注】莞爾小笑貌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疏】莞爾小笑貌謂喜之也因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補】文選東京賦薛注莞然舒張面目之貌釋文莞作莧當从李氏周易集解夬卦注引虞翻曰莧說也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虞氏所據論語本作莧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集解】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集注】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後案】皇疏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皇意以夫子所言大概說君子小人子游所述在邑中之君子小人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孔曰二三子從行者也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集注】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擾依釋文作擾左傳作狃史記索隱引鄒氏說作蹂

集解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集注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餘案 史記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陽虎不勝奔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季氏使人召孔子式三按史記嘗以畔季氏爲句先儒多以季氏連下讀因謂此經云召亦屬季氏否則兩處爭召論語史記各記其一此說失之也弗擾召孔子者時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傳事常在定公八年史記以爲在九年或失之也據注言陽虎執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若左傳定公十二年載弗擾襲魯事在孔子仕魯之日非此初畔而召之時崔東壁合兩事爲一滋疑聖經之僞有人耳下經言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決非仕魯時之言崔氏胡不重復經文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集解 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集注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illegible]】不說不解而心響也已孔注訓止武氏經讀考異曰宋集解當以也字爲句已又作一句讀依文推義想見仲夫子出語敢決

【[illegible]】又曰翟晴江以夫子之往爲應季氏之召謂本文當作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經脫一字致與左史若矛盾耳翟意以季氏之召爲可往以不佛之悖亂應其召則爲枉道立說如此其說下爲東周亦甚費解俱未必是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史記世家引說

無而字無有者字無吾字

【[illegible]】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illegible]】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三皇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

示而終不往者知
其必不能改故也
【按】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
爲下都以處殷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都王城於是以豐鎬
爲西周東都爲東周自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
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詩黍離序正義引鄭君注云據
時東周則謂成周鄭君之注不全但就以東周指衰周吾其
爲東周乎是言不爲衰周也雖屏云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
周公與體本鄭君說也程子及張
敬夫皆主是說孫氏示兒編亦同
【按】又曰公山弗擾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廢叔孫輒之
勸與伐魯事見左傳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注引程子說是
也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名夫子亦必以爲三
桓歸政已亦歸邑以此來召其嗣爲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
之子孫微弗擾之叛亦在虎奔失援之時夫子望其各有悔
過之機而欲往往而謀果行一歸政一歸邑去大都耦國之
強挽政逮大夫之失綱紀已肅盛治可次第舉矣夫子仕魯而
以墮都出甲爲先亦其道耳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

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郈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成卒未墮費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光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而崔氏致信據乃疑聖經爲僞焉何邪皇疏謂公山佛肸之欲往猶居九夷乘桴浮海況示無係觀門人之情發聞因之以夫子並非欲往與周匏繫皆屬託辭託辭於弟子不說之候固未可據矣然皇氏等未嘗以經爲僞也朱子云此事恐不得或謂假其權以行己志或謂迫於用世不得已之苦心皆非聖人之意朱子於此闕疑矣亦未嘗以經爲僞也翟晴江以召爲季氏之召遂就其說以求通亦說經家之獻疑待質矣要未嘗以經爲僞也崔氏歷詆論語後十篇之失於此經尤專輒皆譏焉意在致信乃不信經之尤者耳暴秦焚經之禍由于不信經世有說經如崔氏者可懼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

足以使人

【集解】孔曰不侮不見侮慢也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集注】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發明】恭而不肆仁之嚴也寬而不陷仁之宏也信而不僞仁之誠也敏而不緩仁之勤也惠而不刻仁之厚也論仁者或期以恭爲本或謂以惠爲實式三謂欲行仁道必以五者旋相為官不得偏主一端也注李說乃崔東壁之作偏不可據

佛肸召子欲往

【集解】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集注】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疏證】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翟晴江據此以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舊說以佛肸爲趙氏宰不如翟說之確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注趙氏討中牟之助范氏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趙氏邑終不服趙氏畔者入齊也翟氏謂佛肸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且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聖人神能知幾故欲往以救之式三謂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爲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而安公室目考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爲難宋齊魯衞鄭皆助范中行則亦直范氏佛肸拒趙而助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鄰國此翟氏所謂佛肸於范中行猶爲義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集解】孔曰不入
不入其國也
【集註】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集解】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
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
【集註】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
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
不磷緇也
者幾希
【便蒙】不磷不緇是不陷於其黨也不陷於其黨乃可入其黨
而繼教之矣注以涅爲染皂物者淮南子注山海經注以涅
爲礬石是也說文涅黑土在水中者此又一義漢隸釋費鳳碑
曰作埿而不滓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隸釋殺民校尉
熊君碑作泥而不滓據諸
文是言污染之而不污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集解】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集注】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復案】何意以繫而不食連讀爲一義苦瓜不材長繫在樹而無所用聖人明己之不然也或謂能繫不食二義駢聯苦瓜不材於人供濟繫謂繫之在腰其說略異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此說家東發先生从之謂與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也式三謂能繫不食匏瓜拘於用夫子則遁於用行止操縱之有道者也上言不磷不緇言不善之不浼己此言己之善適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集解】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

【集注】蔽遮掩也

【後案】言猶字也仁智信直勇剛六字也蔽與通王輔嗣蔽謂塞翳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對曰未也下曰字皇本有邢本無居吾語女

【集解】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集注】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後案】居謂坐者見詩不遑啓居傳先鄭謂古人以雙膝著席而伸其股爲跪跪有危義啓有起義二義相足以雙膝著席而反蹠以尻著之爲坐坐則安也爾雅以妥爲安坐不跪以爲安定之坐以居爲坐義同式三謂古居處字作凥居說文以爲蹲踞字以膝著尻爲居亦蹲踞之引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集解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蕩無所適守也賊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狂妄抵觸人也

集注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發案 皇疏愚施失其所蕩無所的守賊謂賊害其身如宋襄與楚人期而傷泓者與集注互相備勇剛之異蓋說未憭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勇者意在勝人剛則堅于己者

【發明】又曰仁智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名諸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節嗜慾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有以節之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其知此者也後儒以明心見性爲宗惟而無學以擴充之節制之則六般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爾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集解】包曰小子門人也

【集注】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集解】孔曰興引譬連類

【集注】感發志意

可以觀，

集解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集注 考見得失

可以羣

集解 孔曰羣居相切磋
集注 和而不流
後案 焦里堂曰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

可以怨 集解 集注 後案

集解 孔曰怨刺上政
集注 怨而不怒
後案 皇疏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可以怨與莊義互相備孟子論凱風小弁有宜怨不宜怨之分又一義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集解 孔曰邇近也
集注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獸从㗊从嘼作獸非

【翼註】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餘論】多識其名者遇物能名雅而不俗因物思義感而遂通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古註】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集註】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餘案】正值也當也面嚮也當牆而嚮之立不得其門不闚其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解 鄭曰玉璋珪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集注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餘說 行禮樂者不敬不和無以敬身即無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朱子注論其體馬氏鄭君注擴其用也孝經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董子繁露玉杯篇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予之知樂此諸注所本注引程子說當删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集解】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窬窬牆

【集注】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後案】劉孔才人物志曰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荏厲而不剛者欲奪之也經之正義如此也說文荏訓桂荏集訓弱皃是荏為集之借也窬與蓽門圭窬之窬同穿窬穿其窬也謂穿寶而入竊皇疏窬寶也古音窬寶同也釋文窬別作踰依孔注朱子注當作踰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解】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其人輒原其趨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集注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餘論 論衡累害篇曰偶俗全身則鄉原也呂僖恭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人非庸人即君子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式三謂古今士術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于世者而怵然於忤世之是非隨衆依違模棱而持兩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敬之矣己無立志復使鄉人迷于正道故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解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集注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後案】據集注所聽謂善言道聽塗說謂前聞遠說之也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楊注云所謂道聽塗說也集注本此據馬注道聽者道路傳聞之言未必盡善也不察是非之實而傳說於塗之人是亟無心得者也唐傕宗所謂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遠即辭窮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集解】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集注】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也

【集注】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後案】據何氏本作患得之依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潛夫論忠貴篇引經作患不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集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集注】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後案】注吮癰舐痔事見漢書鄧通傳舐痔見莊子列禦寇篇語靳裁之許昌人詳見金氏攷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集解】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集注】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後案】是是古民也古之教化淳質者少疾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疾皆家所謂證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尤惡者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

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解 包曰肆極意敢言孔曰蕩無所據忿戾惡理多怒馬曰廉有廉隅

集注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謹案 包孔肆蕩之訓是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已謬也矜意有所挾持也矜而廉愚而直俱謂之疾朱子謂肆廉直兼美惡也忿戾者妬人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也蕩忿戾詐非性之蔽范說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皇本無此章

集解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集注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集注】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集解】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集注】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集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參采】欲得發譽之實故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註】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存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參證】行者天之氣化發育生者天之化育功論學聖者在觀所積玫所論也注發見流行之語得之過貶先賢失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證】孺悲魯人也孔子不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恖也

【補注】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辠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發明】皇疏申何解謂孺悲使將命者來召孔子辭以疾而取瑟歌欲將命者以告悲朱子注以將命爲孔子家傳命之人本邢疏禮襍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集注以此辭見爲學禮後事本吳才老說涿或問云洪氏胡氏皆以學禮爲此後事式三謂弟子有罪禮可面庭辭疾聞歌非弟子也儀禮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辭以疾或然也呂伯恭謂使之聞之是孺悲猶在可教之列孺悲能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士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傳孺悲頃有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釋文】期一本作其史記弟子傳作不已久乎

【集注】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集注】恐居喪不習而壞崩也

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集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集注】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集注】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發案】禮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集注本之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皇本節當有日字

【集解】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

【集注】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懷愼念正字僭

爲褱抱字通喪禮三年問篇引作達喪史記弟子列傳作通義

【集解】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孔曰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也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補疏】宰我旣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痛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後案】皇疏引繆播李充說明宰我假時人之言屈己以明道所發者宏多朱子引尹說謂有疑於心而不敢强尹說近之

禮三年問篇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據禮說則三年之喪以期年進之而加隆也自老莊家有齊生死之說生乃徭役死乃休息死不必哀墨子家有三月之喪之制解墨者以三月爲禹制淮南子齊俗訓曰三年之喪是彊人以僞輔情也三月之喪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雖兩墨而亦譏儒歧論之多如此宰我此時或亦牽於歧論而惑於生寄死歸之說欲去加隆之數爲其說老莊墨則學與而夫子以禮爲折中也易傳曰古者喪期無數是謂軒轅以前尚書有世者然三載之文是三年之加隆唐虞已然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集解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

集註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附考 博說文作簙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冑作簙段注曰古戲今不得其實奕據說文从廾與奕異王觀國學林九卷論此為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註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荅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漢石經無亦字無有惡之惡字無流字見隸釋

攷皇邢二疏不解下流則亦本無流字

【集解】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孔曰訕毀也馬曰窒窒塞也

【集注】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發明】呂偁恭曰聖人之待人渾然太和之氣人以乖戾干之自取其惡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乎皇本作也按皇邢二疏皆以賜者是子貢語作也爲是

【集解】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集注】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後案】孔訓徼爲鈔邢疏引曲禮與鄭注以證之徼鈔音同又徼訓遮見司馬相如封禪文鈔遮義相足集注徼訓伺察者漢書以迾察爲行徼義相合也訐者發人細失證人陰過也唐太宗以上書者多訐人細事立禁以讒人罪之此惡發人細失者也宋蔣之奇詆奏歐陽永叔陰事當時惡之者以陰事無可徵據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集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漢石經四十作卌無而字

【唐以前古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集注】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受業王子謨校字